



恨長僧情

蘇曼殊

情僧長恨

蘇曼殊

情僧长恨

苏曼殊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219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2,500册

*

书号: 10397·139 定价: 2.00元



苏曼殊像



苏曼殊僧装像



苏曼殊儿时像——
(坐者为其母河合仙)



苏曼殊(坐者)遗像一。“宣
统二年春，同季弟南洋泗水埠造相
一幅，时余为也班埠中华会馆英文
教习也，苏元瑛记。”



苏曼殊（后排左立者）与何震、刘师培、柳亚子合影



日本东京金阁寺



曼殊大师西湖墓塔



曼殊绘《静女调箏图》，调箏人即静子。

曼殊为刘三绘横幅



[illegible]

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
天愛善見王陛下踐位二十一年巡禮
斯地以其爲世尊釋迦佛所降生陛下
既造石馬復建石柱回是大聖誕生之
地藍毗尼邨既免戶稅王與有德惠焉

震旦慧龍寺沙門覺殊譯

苏曼殊手书自己翻译印度女诗人陀露哆《乐苑》一诗赠刘季平

文學研究叢書
蘇曼殊書信集
上海中央書店印行

文學研究叢書
蘇曼殊詩文集
上海中央書店印行

文學研究叢書
蘇曼殊大師紀念集
雲楚館題



解放前出版的部分苏曼殊著作

上 篇

伴随着他出生、来到世间的，是一个大大的“谜”。

追寻着这个“谜”，他迈进了一个奇特的人生世界，一个充满骚动、痛苦的世界。他四顾、思索，付出超了常度的牺牲，进行着一场自以为是自我拯救而其实是自我毁灭的无望的努力。

第一章

海关的钟声刚停，“筑前丸”号客轮拉响了汽笛，其声呜呜，如古代军中的号角声响，又如老牛拖长疲乏的声调闷叫。一缕黑烟从烟囱里窜出、溶散，随后弥漫于海面。

车船起动之际，照例是最热闹的时候。“筑前丸”大客轮内，人声鼎沸，临时搭凑成一个五光十色的“小社会”。这小社会因为空间距离的骤然缩短，各色人物只好在对方眼睛中一览无遗地展示自己。因而比起真正的大社会，这里的生活浓度就显得更强。此时，如有冷眼人在一旁细瞧，便会见到如下景象——

有人在小心翼翼地笨重的行李挪来挪去，彀着眼睛到处搜索，似在寻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——可笑！这号人准是没出过门，看那笨手笨脚的样子。

“哎哟！没长眼睛？”挪来挪去的行李碰疼了一个客人的腰眼。

“对不起，请原谅，兄弟赔礼——嘻嘻！”随着话音，揩一把脸上的油汗，摘下头顶上的瓜皮小帽，脑后露出一条干巴巴黄渣渣的小辫，屈背、拱腰、抱拳、作揖，整个贯穿动作一气呵成、熟练之至。

另有些人就老练多了。行李之类随随便便摊在铺前脚下，大模大样往舱铺上一躺，一条腿高高跷起，随手从腰间拔出尺

把长的旱烟管，挖一袋烟，唿噜唿噜地抽。“啪”，一口浓痰准确无误地落到行李与行李的缝隙间，然后放下那只高高跷起的脚，用鞋底使劲搓。喷着烟，还不时拿眼角扫一下那些举措失当、没出过远门的“老杆”，嘴角微微一撇，似笑非笑，是轻蔑？是嘲弄？——全都有。自己却显出一副久经风浪见惯世面的江湖老手气派。

最大的噪音还是来自营营嗡嗡模糊不清的说话声。天朝帝国乃礼义之邦，虽然出门在外，都仍将那套特有的“礼貌文明”随身携带：

“先生，您老贵姓？”

“不敢，免贵贱姓钱。”

“还没请教台甫？”

“小字瑞霆。敢问您老府上——可是去东洋吗？”

“敝邑苏州，小号在东洋有个分号，此番过海，盘查整理一下。”

“哦哈！苏州——古之姑苏也，名城，好得很！哈哈！”

“哈哈——”

“看，那一位——”稍停了一会儿，其中的一位向另一位挤挤眼，嘴角朝旁边一咧。

旁边是一位中年胖汉，着一身玄色绸缎服装，一望可知是乡下土财主类的人物。身旁两个年轻女人，花枝招展，嘴唇鲜红，每人手里捧一柄水烟袋，放肆地调笑逗趣。

“嘘——”“另一位”声音压得很低，象从齿缝间挤出来的，“是如夫人吧？”说罢，诡谲地一笑，让人莫测高深。

“嘻嘻嘻！错不了。”

客轮内的热闹局面也照例不会维持多久。半个多时辰后，杂乱的噪音便慢慢低了下去，来回走动的人也少起来，紊乱的客舱内显示出秩序。过分的肃静使人感到有点乏，谈话停止了，烟袋重又别回腰间，伸懒腰、打哈欠、眼皮沉重地下垂，随着船身浮沉轻微地摇晃，神经放松，似睡又醒，整个客舱进入一种半眠状态。

轮船加足马力，犁开海面，在一望无际的蓝色汪洋中前进。
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一阵响亮而深沉的鼾声打破了静寂。

谁？有几颗头不约而同地抬起来，互相打量着，似乎在彼此探询，又一齐避开对方的目光，去搜寻那又响又沉的鼾声所来自的地方。精神上乏透了的人对任何一点异常动静都极容易发生兴趣。
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鼾声照旧响而沉。

有更多的人被惊动了。百无聊赖中，这不知是谁发出的鼾声使大家特别开心，搜寻鼾声的目光增多了，许多脖颈象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捏住提着，一齐转向一个方向。

客舱靠角落的一个铺位上，有个少年仰面而卧，头皮光洁鲜亮——和尚！只见他穿一身过于宽松肥大的袈裟，足登“芒鞋”，有一只已快从脚上掉落下来，脸庞略瘦，白净无须，身躯也不见得健壮；怀里紧紧抱一小布包。

少年和尚！有趣！这一发现顿时赶跑了舱内的乏气，人们精神为之一震，全都亢奋起来，死样怪气的脸泛出难以察觉的欣喜。有些“先觉者”不忍独享乐趣，用肩胛碰一碰身旁昏睡的人，挤眼、咧嘴、示意。舱内先是只有一些小动静，不大一会儿，声浪渐高，自然而然地结成几个谈话的小集团，抵着头窃窃私议，话题自然不离面前的小和尚。